

## 我的运城

爱好文字的人,对故乡的回忆是一件幸福的事。曾经的苦难、辛酸和甜蜜,一幕幕总会成鞭策今日的动力和鼓起勇气前行的后盾;也会为生活注入人生的宽慰和豁达。故乡在每个人的内心,早晚都会有一居之所,无论漂泊何方,无论腾达或普通。一方故土,终会在渐行渐远里渗透进每个生命的骨血。

借用祝勇老师的一句话:故乡的记忆都是碎片化的,无关情结,无关流年。在成长历程里,故乡的烙印或多或少都会对以后的历程有一些影响,这份影响甚至会影响穿人的这一生。

无数人写过自己故乡,内心里故乡一定会有安静祥和。那份怀旧,是因为故乡总会穿插着故人的亲情、味蕾的记忆甚至率真的童趣,以及难以割舍的乡情,哪怕是一筷子前菜的浓香、一块饥饿时充饥的馒头大饼、一次被祖母擦干眼泪的疼爱,都随风飘远在异乡或者怀念者的梦里,挥之不去。

我的故乡是一个老旧的小县城,老旧,是不愿意不舍得离别的借口。小城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夏!夏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大潮中,掺着厚重和给予,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里涂抹了剪不断的韵味。小城说是老旧,是从几十年前到如今,县城的格局和原来的规划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最多是在离县城一里多地的温泉路上开辟了一些单位的新办公大楼,建了几座新的学校,在城郊附近开辟了三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居民小区。

回忆故乡的时光应该是沉醉的。一条跨过庄稼地的小溪,一支柱在屋檐下的风筝,都早已面目全非,被时光纹杀得支离破碎,斑驳的回忆挂在记忆的窗棂下渐行渐远。有什么可以留住那深情的曾经?又有什么可以阻止着流淌的岁月和日渐苍老的过往?老村已经换过了新颜,老旧的古城,行进着匆忙的人,和故乡里氤氲着的气息。我的故乡,我的旧城,只有那两排排车,依然注视着发展的新潮,和奔忙的人们。

近一个世纪前,半颗蚕茧震惊了世界,那份被写进教科书的骄傲,从此藏进这个小城。连绵起伏着的条山岿然不动,守着故土家园。被枪声和鲜血标记载的金楼山、堆云洞、韩家岭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了世人缅怀英雄、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学习基地。2022年夏县师村遗址发现距今6000余年石制蚕茧,揭示着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先民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智慧讴歌岁月,记录历史。

瑶台山是当地一个很特别的标志。从地理角度来讲,这是一座死火山,一个与春燕山连脉的孤峰。从文化角度来看,商代的巫咸父子在此隐居修行,安享晚年,以此留下佳话,后人为纪

## 故乡的风景

■马建峰



连续数年修葺重整,县城段已然成了故乡亮丽的风景线、人们享受朝霞与晚晴的美好处所。

流年见证历史和人更迭生息最真切的轨迹。这片古朴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何止激荡奋勇的人们。崔家河遗址、东下冯遗址等等,这一处处古老的曾经,无不向世人诉说着古代的神奇和穆然。这片热土用博大的胸怀承载着生命以及岁月。课堂里的朗朗书声,延续着中国历史积淀的血脉和希望。这一件件故乡的珍宝,被谨慎地保存和流传着,在华夏漫长的生命课中得以注解和延续,激荡着故乡的每一颗灵魂。

鸣条岗上,大片的葡萄基地把格瑞特酒庄包裹其中。葡萄酒的醇香,犹如浸润在史书里的古建一样,绵柔悠长,而今格瑞特已然成了夏都的“新四贵”之一。这一带还有一处最值得前往的地方——司马温公祠。千年前的史学巨匠在异乡奔波数年,晚年归乡安然修史《资治通鉴》,成为北宋之后国家和世界励志的一份明鉴。司马光去世之后,北宋士大夫东坡先生为其撰稿题写的《杏花碑》,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与书法艺术的一颗明珠。

故乡是母亲,母亲亦故乡,在夏都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因地域关系虽然多年来工业欠发达,但作为一个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小县,故乡人没有放弃努力前进的步伐。近几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故乡已经以崭新的面貌走向河东大地的前台。夏都,这个让人眼热耳酣的地方,终于有了登高一望的隆重机遇。

这样的话,故乡,便成为对游子的一份救赎和宽慰。

念辅主英才,特意将瑶台山唤作巫咸山,但夏都人还是更偏爱瑶台山这个名字,仿佛由此与天更近,除了在先古时期与天祈福之外,也满足夏都人自古以来的夙愿。一座锥形孤峰,西侯度遗址、古绛州文庙三点一线,遥相呼应。白沙河,从山峦之间奔袭而来,水流经年不息地扑打着路旁的山石和草木,滋润这一方厚实的土地。在夏县境内,除了澧水河,白沙河应该对当地更富有情感和祈望的母亲河了。河流对土地从来都是宽厚和豁达的。相对澧水河,白沙河因地势的原因显得更为男性化,童年的记忆中,在夏季三四天的阴雨之后,村南的大水库在清晨就会蛙声一片,不用看,那一定是白沙河在暴雨之后对下游的刻意安排。中留水库本来就是县政府在1958年洪水后,为缓解白沙河上游压力而设置的泄洪区。大雨后的中留水库,汪洋一片,把庄稼地漫卷其中。那时候,村里的秋粮有一半是靠天吃饭。水库边缘的浅水区也给娃娃们平添了玩水的乐趣,也给大人增加了对孩子们安全的担心。如今的白沙河经过

## 百姓记事

## 保姆小刘

■张宝晶

我们家属院有一个保姆,叫刘文霞。听人说,与我是同乡,于是我们在院里碰面,顺便寒暄过几次,但未深谈。一年中秋节前,我欲回垣曲参加妻子三妹女儿的婚礼。因车上只有我和妻子两个人,便事先给小刘打了招呼,如果她要回家,可和我们一块坐车同行。

在车上,小刘告诉我,她老家安徽阜阳,父母在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退休。她原来在公司下属的铜矿峪矿化验室工作,虽然当时只有四十七八岁,但她办理了退休手续,因为国家对特种职业的退休有政策规定。现在,她和老公各有一份退休金,两人又在外打工,每月还能挣近万元。

小刘很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她说,她认识我的哥哥、弟弟,她父亲和我们老家的人都很熟。这句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整个车内都弥漫着乡情。

她告诉我,她的父母和公婆都还健在,身体很好。接着这句话,我问她,这次回家,先到哪头老人家里去?

她扑闪着两只大眼睛说:“肯定是先看公婆。你不知道,我和公公婆婆的关系特别好。婆婆每次来电话都是笑着和我说话,不像是老人,倒是亲姐妹在唠嗑。在家里,他们做好吃的叫我去吃,我做下好吃的就送过去。我婆婆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后不能走路,我买了红花油,每天下班后,就去给婆婆从头到脚搓一遍,然后再按摩。

每次我都累得汗流浹背,整整搓了两个月,婆婆终于可以下床走路了。后来,她不让我按摩了,说天气热。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心疼我。我心里想,她只要高兴,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老人给儿女付出了一辈子,我们做这点小事算个啥。”

“你真是个好媳妇,应该到各地作报告,专讲如何做好媳关系。”

“人要学会高兴,快乐是一天,生气也是一天。婆媳关系处理不好,姑嫂关系也会出问题,婆婆生气,媳妇生气,全家人生气,娘家父母也生气,老公夹在中间死难受,何苦呢?婆媳关系处理好了,大家都高兴,家和万事兴嘛!我给娘家父母买衣服,必须给公婆买同一个牌子的。逢年过节,给我娘家拿什么礼物,就给公婆家送什么东西,一模一样,从来没有厚薄之分。”

小刘还说:“婆媳关系处理不好,都是互相计较惹的祸,为了一句话、一件事闹得不愉快。钱和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是宽容,只要有了‘吃亏是福’的思想,就没有搞不好的关系。斤斤计较,不仅破坏家庭和谐,还会影响下一代心理健康。我教育儿子要尊重老人,得理让人。我和老公有在外边打工,儿子一人在家。他自己做饭洗衣,从不惹事,爷爷家有什么活,他都去干,留他吃饭也不吃。他对我说,爷爷奶奶那么多岁数,挺不容易。从小他就善良,有爱心。”



## 鹤雀楼

曦光  
(水彩画)  
杨孟冬  
作

## 挚爱亲情

## 压在箱底的爱

■杨爱兰

别人家姑娘的陪嫁衣物,都是母女共同招闹着做,因为我在学校教学,所以,一应的活儿都落在了母亲的肩头。

我的母亲是争强好胜的人,她宁愿自己辛苦,也要让女儿风光。板箱里的四件棉袄,件件花色不一,样式各异。特别是这件粉红色的棉袄,可是让母亲费心劳力了。

那年,母亲见我那个在运城工作的同学回来时穿了一件城里人时兴的圆摆开衩棉袄,便拿了几张报纸,去向人家剪裁衣服。

那衣服样儿,前后身就八片,缝与缝之间是弧形的。母亲依照人家的衣服剪回了袄样儿,但并不合我身。她又细心地在衣服样儿的每一关键处进行修改。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不会算几分之几那分数,但有一套自己创立的土办法。她用我的旧衣服比,用手拃,用线儿量,终于修改好了衣服样。

衣服样儿摆置合适后,母亲开始裁剪棉袄表布。她在本来就干净的炕上又铺上一条洗净的单子,只怕浮尘沾到布料上。裁剪前,母亲铺开布料熨一遍,再把布料用几根针固定在炕单上后才开始剪,只怕裁剪时布料移动而导致走样。

做一件棉衣,真的是不容易哩!丝毫不差地裁剪后,还要一针一线地缝纫。母亲往作为表的布料的反面绒上一层风雪衣棉,用长长的针脚纳住,再用线笔在布料上描出道道波浪线,而后,在缝纫机上缝出来。这波浪线一缝上,顿时增添了衣服的美感。

做棉袄里子时,母亲绒一层弹好的棉花,再拿充粉线袋划出等距离的直线。那粉线袋的样子像烟袋大小,两头用松紧带缝上。袋子里装着面黄土,一

根两头各绑一个小棒的索子从袋间穿过。用时索子来回一拉,在布料上一放,压住两头,手在中间提索子,布料上便留下了笔直的线。接着是手工纳线。

上领子、上袖子后,还有一道复杂但是亮人眼的工序——盘扣子。母亲把剩余的衣服表布料剪成宽约一厘米的长布条,左手捏住布条的另一头,右手捏着穿上了同布条颜色一样的线,左撩一下,右撩一下,撩成了一条又细又圆的带子。这带子是用来盘扣襻的。

盘扣襻,可是能辨出心灵手巧的哩!这扣襻一共要盘十个,五个带扣眼,五个带疙瘩。带疙瘩的一般人不会,而我的母亲是盘疙瘩能手。只见她这样一绕,那样一掏,这样一穿,那样一拉,还时不时地用牙齿咬一咬,使扣儿更坚实,终于漂亮的疙瘩,圆滚溜溜的,那叫一个漂亮!

盘好了疙瘩,母亲在一块光滑的木板上画出蝴蝶的样子,钉上短洋条。而后,把缎好的带子扣在木板上依蝴蝶样子,有序地盘绕上去,到终点后,卸下来用针线一下一下地缝紧。那针脚细而密,很难发现。

十个扣襻盘好了,这就要缝到衣服上了。

母亲把棉袄展展地铺好,左右袄襟对齐后用针线缝两针。而后,用尺子等距量好五个扣襻的位置,一针一针细密地缝上十只美丽的蝴蝶扣。

我穿着这件时兴的西式棉袄,曾引来无数惊慕的目光;我穿着这件时兴的西式棉袄,总感到周身暖意融融。在这件棉袄里,不仅缝着母亲辛劳的汗水,更缝满了母亲对女儿一腔深深的爱。

1988年有幸跨入夏县中学的大门,开启自己的高中生活,此前几乎没有几次走出过大山。在夏县中学,首先是认识了阴效国这位特别有情情的校园“诗人”,当然也结识了周云峰等等一生珍惜的同学;其次呢,与《读者》结了缘,近四十年来从未中断阅读。

那时候一个星期的菜钱是五元钱,粮食是从家里带的。就是那有限的五元钱,我还挤出钱来购买《读者》《青年文摘》《辽宁青年》《演讲与口才》等杂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几近痴迷。每每遇到书上好的文章、段落、词句等都会摘抄在笔记本上。当时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都有摘抄的笔记本。

阴效国初中就在夏县中学初中部上的,他对学校和县城更熟悉,经常带我去书店、书摊购买书籍杂志。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朦胧诗派,一下就入了迷。北岛的《回答》《一切》;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双桅船》《呵,母亲》;顾城的《一代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江河的《星星变奏曲》;傅天琳的《心灵的碎片》等诗歌,抄到了本子上,随口就能背出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等等诗句也是经常挂在嘴上。后来购买了一本《朦胧诗选》,又在笔记本上抄写了一本《我和效国等还写了许多我们都不太懂的“朦胧诗”。

后来效国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汪国真的诗非常好,他给我读他摘抄的《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 灯下漫笔

## 那些年追汪国真

■胡春良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效国是非常有才情的,朗读得非常非常好。这首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抄了许多遍,最后凝练成一句自己的励志语“只要选择了远方,一切都在意料中”。写在课本的扉页,写在日记的扉页。这句话也得到了效国的赞赏。《热爱生命》这首诗曾登上《读者》的“刊首语”,影响深远。相对于朦胧诗来说,汪国真的诗直白,更易入心。

那时没有网络,电视也极少,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报刊中寻找、摘抄汪国真的诗歌,慢慢地在全校掀起了“汪国真热”。大约在1990年时,同学间有汪国真诗手抄本流传。后来在1990年5月的时候,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汪国真的诗集《年轻的潮》,据说销售了60万余册,创造了一中午销售4000册的纪录。“汪国真热”席卷全国,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当然在小县城一时还买不到《年轻的潮》,我们托同学的同学到运城等地打听购买,遗憾的是始终没有买到。后来一位在运城康杰中学读书的朋友买到一本,传到夏中时,书皮都翻烂了,大家只有抄自己的,但是一直没轮到我和我发疯同学的手抄本。

一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和周云峰到街上转。他初中也是在夏中上的,对县城很熟悉。他带着我,在邮电局旁边的一对老年夫妇开的小店里看到一本《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

白》,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书定价3.7元,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一下买了四本,有三本是帮同学买的,我怕书卖完了,他们买不到。这件事我肯定记在日记里了,但写此文时我用不着查閱。

返回校园后,同学们听说我买到了汪国真的诗集,虽然不是那本大名鼎鼎的《年轻的潮》,但受欢迎程度还是出乎意料。后来经我手购买的那本诗集就超过了二十本。卖书的老人说他先后进了十二次货。

虽然我们青年学生喜欢汪国真,追捧汪国真,但当时汪国真的诗争议还是非常大的。记得有份报纸(具体名字记不得了)就用一个整版批评汪国真,题目好像是“现代神话的破灭”。

汪国真的诗激情、青春、励志、温暖,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比如,“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远的路”;“如果我面前的是沙漠/我便是沙漠里顽强跋涉的一只骆驼”;“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风不能使我惆怅/雨不能使我忧伤/风和雨/都不能使我的心/变得不晴朗”;“相信上帝/不如相信自己”;“获得是一种满足/给予是一种快乐”,等等。这些诗像春风、像火炬、像灯塔,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面对苦难,书写我们青春的故事和艰难的奋斗。

上高中时,人们还比较保守,信息还比较高中。爱情是我们心中萌动的新芽,是灵魂深处奔涌的岩浆,但是都不敢或者不愿表达。汪国真的诗宣泄着他们朦胧的、青涩的情感。比如那首《只要彼此爱过一次》似乎是爱那

们家属院前,也在别的地方做过保姆,她说,之前那家女主人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两口子常常吵架生气。每当这时,她就要站出来说话,充当他们两个人的“战争调停人”,劝劝这个,说说那个。“战争”过后,她还要在一方不在家的时候,对另一方“单兵教练”,个别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觉得保姆当到这份上,的确是上了档次,有了水平。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让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工作。

小刘又接着说:“保姆与主人,各有各的家庭背景、成长阅历、脾气性格,难免会发生矛盾,我们当保姆的,多数情况下要依着主人,不能与主人对着干。我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很忙。一天,原来那家女主人,看见茶儿不自觉地做着让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工作。”

“你还挺专业,挺有责任心。”

“干啥操啥心呗!”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前些时候碰到的一件小事。天气暖和的时候,每天晚饭后,我们家属院的男男女女总爱在院子里打扑克,有的“打双升”,有的“斗地主”,有的耍“小五张”,好不热闹。一天傍晚,主家的母亲正和别人打扑克,小刘抱着孩子下楼来玩,碰巧孩子见到姥姥,想到跟前去,但小刘抱着孩子硬是离开。别人对她说,孩子想见姥姥,你怎么抱着孩子走了?小刘说:“影响她姥姥打扑克,带孩子是我的职责。”平平常常的一句话,使我们站在旁边的几个人,都感到这个保姆懂事,有素质。如果换一个人,可能巴不得让姥姥抱,自己清闲一会呢!我想,干出有利国家、有利人民惊天创举的大人物,受人尊重敬仰,抬手动足的小事、处理得好的凡人,照样让人高看。

我们越聊,小刘的话越多。她来我

不知不觉间,我们就到了铜矿峪小刘的家门口。望着她进单元楼梯的背影,我对小师妹说:“你以后找保姆,就找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